

中国学人丛书

风雨

FENGYU XIANGJIANG

香江

● 水火土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风雨香江

水火土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雨香江 / 水火土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5. 7

(中国学人丛书)

ISBN 7-5034-1635-1

I. 风… II. 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40535号

风 雨 香 江

著 者: 水火土

责任编辑: 于保政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100811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: 江苏如东县文华彩印厂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4. 75

字 数: 300千字

印 数: 1000册

版 次: 2005年7月北京第一版

印 次: 2005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34-1635-1/G·0315

定 价: 260.00元 (全套) 本册定价: 30.00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由承印厂负责退换

“吭哧，吭哧……呜……吭哧……吭当！”

一列长蛇似的火车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如释重负，终于安稳地停在月台边。

车门一开，就像倒泻箩蟹似的，一下子从各个门口，挤出排山倒海的人流。

它就是闻名遐迩的南国边城小镇。

小镇之小，人们在一般的地图上，硬是找不到它的位置。

一湾又黑又臭的小溪，穿腹而过，又把小镇分为两半。

河上架着一条小铁桥。嗨！小桥可就名气大咯。

它桥面宽阔，两对钢轨闲卧在桥中央，分别向南向北延伸开去；东西两旁是人行通道。可惜，小桥被一道厚重的大铁闸分为两截，桥南桥北变成两个隔绝的地方！

更可怜的是，桥上空硬是被披上坚固的铁甲，铁甲上又长满铁蒺藜。就连南北两边的小河堤，也被两对森严凝重的大铁丝网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向东向西延绵不断，无尽无头。

本是同烧一山柴的骨肉同胞，鸡犬之声相闻，却被分为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！

这河就是深圳河，小镇因河得名就叫深圳镇。

这桥建在罗湖村，就叫罗湖桥。

桥两岸，分别对峙着两组简陋的建筑物。

南岸的屋顶上，低垂着一杆“米”字旗。它上面浸透着炎黄子孙的血和泪，涂写着赤县神州的屈辱与贫弱。

北岸的旗杆上飘扬着五星红旗。它高昂地展示着，东方巨龙已经觉醒：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！边城小镇虽然只有巴掌大小，但是，它神秘的色彩是非常令人向往的。它的知名度绝不亚于纽约、伦敦、东京或巴黎。

二十世纪中叶，是一个激荡人心、天翻地覆的巨大变革时代。整个世界仿佛都沸腾了，翻转过来。

五千年文明古国正在觉醒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正在上演着一出威武雄壮的话剧，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正在为挣脱枷锁镣铐，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浴血奋战。

当人民解放大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挺进，钢铁洪流正以排山倒海的力量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、战争的硝烟即将在神州大地上熄灭的时候，一帮帮、一群群吸干祖国母亲骨髓，效命蒋家王朝的残兵败将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滚滚南逃。

他们之中，成群成伙的有之，三五成团的有之，散兵游勇单人匹马的也有之。拎着国宝、带着民脂民膏、挟着姨太太南来的有之，输红了眼、歇斯底里的有之，残腿缺胳膊、啼饥号寒的就更多了。他们心里明白，他们都是被老蒋玩残，又被出卖的非老蒋嫡系的杂牌军。他们的共同目标是，拼命奔向边城小镇，赶在共军尚未占领小镇以前急匆匆爬过罗湖桥，以逃避人民的惩罚。可不，钢铁洪流立马深圳河，没有跨过罗湖桥去追穷寇。

“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”经过十年的平静后，边城的小铁桥又一次发出重负的呻吟。云遮雾障，饥饿蚕食着神州大地，祸害着善良的人民。一批又一批饿得皮包骨头、衣衫褴褛的男女不顾一切的冲过罗湖桥，向南狂奔，向南……妄图去逃避饥饿，去寻

找生命，去追求美梦。

人们以为，走过罗湖桥就是胜利，就上了天堂。

历史毫不犹豫的记下这悲壮的一页。罗湖桥，你知否？

惊雷一声天地动，千年枯木又逢春。

重新焕发了青春的祖国母亲呼唤着，宽容着自己的游子、浪儿：为春天的祖国披绿挂彩吧。

桥南边，无疑是个天堂。可是，天堂只为富有人家而设，并不为贫穷和苦难而分享。勇敢地冲过罗湖桥的游子们，也不是个个都能惬意的。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如牛似马的劳作，咸鱼豆腐白菜仔的“享受”，终于使他们有所省悟。

天堂梦幻者中，有的自贱沉沦，有的陷入泥淖，有的葬身欲海；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不虞温饱，真正上得天堂的，当然仅属凤毛麟角。

诚然，他们都是血肉之躯，他们都是有父有母的，他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。“物离乡贵，人离乡贱。”身在异乡，他们必须用双手去挣扎求存，用血和汗和泪水去浇灌生命之花。他们不但知道，要夜以继日的出尽牛马力，去挣回每一个铜板；他们更是明白，每一个铜板掰开来，都有一股血腥汗臭。他们更清楚，只身在外，深山茅檐下，拄仗依门的老母亲，泪眼朦胧，正牵肠挂肚的向南远眺……一根无形的捆猴绳，时时绞痛着不能奉养双亲的良心。他们节衣缩食，省吃俭用，一个铜板、一个铜板的积攒下来，为的是有朝一日，能到大盆地徜徉，换回些花花绿绿的劣质衣物，廉价食品，日用杂物。然后，拍拍大腿，大包小捆，心满意足的钻进北上列车，跨过罗湖桥，急匆匆“荣归故里”，去孝父敬母，安妻抚儿。

囊空如洗后，又急如星火的赶回香港来，重捱世界。

聚散苦难言啊，如惊弓之鸟！

罗湖桥也记下了这一页。

世事如棋局局新。眼下，舍命南奔的人少了，代之而来的是一群群、一串串肩挑、手提、拖小车的人流，不断的从火车上吐出来，飞奔冲过罗湖桥，摩肩接踵，你推我搡向北，向北……

在北返人潮的长蛇阵中，一个龙钟小老头步履艰辛的夹在人缝里，随着滚滚洪流慢慢向前挪腿。有时好象被人推着走；有时又像让人扛着向前；有时又如皮球，被人抛上踢落；有时又似粉团，任人搓来揉去；更多的时候，恰似遍身被压榨机紧榨着；总之，浑身不由自主，举一步比捱一年还要难。

小老头左手拎着小行李卷，心事重重的上了罗湖桥。桥上人流少些。终于可以自己开步。

三十年前，他是逼上猪笼火车南来的，根本看不到罗湖桥外的世界。现在，他就站在桥上。老人倒抽一口凉气，不由举目四望，我的天呀，“五星红旗！”他额冒冷汗，背脊中央“嗖”的一阵沁脾彻骨。他下意识地擎起右手，想抹一抹汗水，可是，举起的只是一个空袖筒子！他局促不安，迟疑着，踌躇着。

桥中间的大铁门敞开着，就在眼前，一步就能跨过去。然而这一步跨过，是惊是喜，是祸是福，是生是死？

他不敢想象，也不能想象。他为难了。

流了几十年，还没有流完的泪水，不禁夺眶而出；双膝渐渐软瘫，泪人儿般跪在桥面上。

他要忏悔，他要赎罪，向死在他枪下的骨肉同胞，向乡亲父老，向祖国母亲，向五星红旗！

老人叫金水。行前经过生死的抉择，把利害得失在戥子上反复掂了又掂。当然希望有好的结果，也作了最坏的打算，纵使赔上老命，能够魂归故土，总可以心安理得了。

侄子金龙的骨灰匣子就在肩上。从金龙的遗物中，他才知道自己唯一的亲人金山哥哥仍然健在，并且，几十年来都在千方百计的寻找自己。眼下，出入方便，不回去走一遭，在情在理，讲不过去；况且，金龙也应该有个归宿。

但是，三十年过去。咫尺隔绝，江山已改，物换人非。战场上砍他一刀，仍痛在自己心里，难道他就不记旧仇，一笔勾销了吗？虽说战场无父子，假如当初看清了是他，就是遭副连长方圆砍了头，也是不敢劈过去的啊！当时，明明见他的刺刀冲着自己的心窝刺来，不得不招架，可是，临了，正当他抽刀当儿，还了他一刀。“为啥他没有直刺过来呢？不然……”他猜不透。

真该死啊，真该死。本是同根生，患难与共的好兄弟，一刀砍断三十年。也许，战火如粥，他或看不清自己的面目，或有恻隐之心，不忍杀人。可怎么自己的刺刀就恁不争气呢！

三十年间，他不避艰险，不怕自己遭灾，置自己的前途于不顾，满天下的寻找我这个敌人的下落，为的是报仇，还真是兄弟情深？

不论生死，莫测福祸。能捐弃前嫌当然好，万一不幸，总归一了百了，也算有个交待。他决定回乡一次，孤注一掷，去探寻这莫测高深的命运。几十年来，从未曾拜祭过的父母，坟头还在吗？这趟也许可以去磕个头。欠了二叔公半辈子的债，不能还也得向他老鞠躬哩。一想起二叔公，他喉咙咽嗝，二叔公的独苗苗孙子金龙，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化成一缕青烟，如今自己肩上就背着他的一撮灰土，他娘我的好嫂子，该怎样的望眼欲穿，翘首盼望她的宝贝儿子早日回到身边啊！可怜的嫂子呀，没能把你的儿子带好，却要把他的骨灰送到你的手中，心何碎裂耶！

单就为这苦命的，素未谋面的嫂子，上刀山，下火海，滚油锅，也万死不能辞啊。

下了死决心，他求写信佬替他给金山哥哥写了一封家书。信上只有一句话：“金山尊兄：我于中秋节时回家来。”一大张信纸，就只一行字，写信佬觉得，收入钱财受之有愧，问他还要再写些什么？他竟用仅有的左手接过笔，吃力地握牢，用尽全身心的智能和力量，歪七扭八的，不大成形的，写下鸡蛋大的两个自己都觉得难看，不大像字的字：“金水”。

其实不单金字，写成“八王”，就是水字也是左小右水，中间一竖而已。其实，他的名字，还是银行里的姑娘“教识”他写的。他第一次手写自己的名字，是领侄子金龙骨灰和遗物。

看着自己的杰作，他满足的笑了。他天真的想象着，金山哥哥一见他的名字，一准跳老高。

信寄出去，他才后怕，吉凶难卜啊！

枪林弹雨爬出来，艰难困苦熬过来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，万一回到家乡挨枪子，能死在亲人面前，倒在家乡的土地上，也足可赎罪，死而无憾矣。

他不敢起身，双膝慢慢的向前移动。过了大铁栅，他再次诚惶诚恐的仰望着五星红旗。五星红旗啊五星红旗，除了代表胜利以外，你还能代表宽容吗？

“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，老伯伯，你站起来，一直向前走吧。”一个边防军战士快步上前扶起他。

洗湿的头发，只有一直洗下去。他咬了咬牙，跟着小战士义无反顾的汇入人流，在你挤我拥下终于走出了海关大楼。

罗湖火车站东广场，麇集的人更多。菜色的脸庞，呆滞的目光，灰不溜秋的衣装。要不是众多翘首引颈的人群中，流动着一长串肩挑手提，行色匆匆，衣香鬓影，高视阔步的人流，整个广场将显得更

为灰暗和残破。看来，它真的经历过不浅的苦衷和忧患呢。

幸喜，艳丽的骄阳正毫不吝啬的洒满大地，给广场镀上一层漂亮的金光。

刚出门口，金水站在高高的台阶上，饶有兴味的浏览着四周的景致，深深地呼吸着“家乡”的空气。三十多年来，甚至是有生以来，他第一次感觉到，“家乡”是这般的亲近、亲切。生他养他，给他血肉之躯，令他孤苦伶仃，让他不堪回首的家乡，就在眼前，近在咫尺。可望不可及啊，一条小河，隔断三十年；同穿破衣衫，共吃粗糠团的兄弟，竟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这是啥子世道！

历尽波劫兄弟在，能相视一笑泯冤仇吗？

虽然眼泪流得多，眼睛还好使。他居高临下，从左到右，从远到近，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整个广场的人群，大海捞针的寻觅着他曾经失去的东西……

突然，他的眼睛湿润了，视线模糊了，他的心就要冲出腔膛了。就在眼前，就在阶下，人丛中举出一张纸牌，上面写着四个大字。十分可惜，他只能分辨出，其中两个字，写的就是他的名字：金水。

他久久的盘桓着，这一步，是走向欢愉，还是走向死亡？

丑媳妇还要见公婆面，除死无大灾。

此刻，都顾不上了，走着瞧……

老县长金山顺手拿起一摞信件，一封一封的过滤着。

每天要干的事太多了。百废待兴啊！

不要说每天要开会，要下乡，要访贫问苦；单就是全县几十万人的肚子，就够折腾了。要种籽的，要肥料的，要农药的，要技术的，要贷款的……已经眼花缭乱。等着处理上级的文件、指示、公函、电话，又闹得不亦乐乎；特别是急如星火的，从全县各山旮旯送来的求救信、申诉书、诉苦状，堆积如山。要求平反昭雪的，等着落实政

策的，哪一样不火烧火燎？尤其是那些字体歪歪斜斜，不成行不成“字”，斗大几句话的信，分明是用血和泪涂抹而成的，哪一件敢不亲力亲为，掉以轻心！

突然，一封与众不同的信件，呈现眼前。说它与众不同，因为信封比较考究，右上角的邮票显示，信是从香港寄来的。

本来，自己革命一生，并没有港澳地区的亲戚朋友，就是偷渡出去的金龙，也只与孩子有交往，并不敢直接写信来。谁的信呢？他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端详了半天，确信收信人就是自己，他小心翼翼的拆开信封，“金山尊兄”四个前缀先映入眼帘，他迅速看了看落款：金水。眼泪唰唰的往下掉。真的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千灾万劫中，朝思暮想，望断云山的弟弟竟然还在世上。他无限深情的凝视着鸡蛋大的签名，久久没有离开。只要确信家书是弟弟写的，多长多短，内容里写些什么，都已不重要了。他紧紧的把信贴在胸口，生怕他的弟弟再从他的手里飞出去似的。天涯海角无处觅啊，原来就在眼前！

“我于中秋节时回乡来。”九个大字，如十八磅大锤，重重敲击着金山的心。也是三十年险成永诀、秋水望断、枯肠愁煞的一缕佳音，一线希冀。不管怎么说，苦命的弟弟仍然健在，是毫无疑问的。并且就要在中秋节时回乡来，能不欣喜若狂吗！

老县长把信翻来覆去的看个透，不胜欢欣。遗憾的是，信中除了上下款和九个字以外，别无所有。他反复掂量、琢磨：中秋节。信上没年没月的，哪年中秋节？他翻开日历，今年的中秋节就剩几天。回乡来。东西南北中，哪一路回来？

人到穷途处，忽然一天开。他突然省悟，一拍大腿，既然信从香港来，人一定也是从香港入；不管他处港澳台，还是侨居外国，反正，千里万里之外，三十年悠悠岁月，失去的兄弟突然从“天”而降，泪风顿作倾盆雨矣！

近年来，他曾吩咐孩子，偷偷写信给金龙，叫他千方百计去寻找。可是，金龙这小子，半点也没有透露过风声。

莫不是金龙真的找到了他，如今一齐回来？滴水不漏啊，要给人们一个惊喜吗？

是了，小明说，金龙许久不来信了。

猜不透的谜，谜一般的东方明珠啊！

有一点是明确的，不管是国际友人、海外侨胞、还是香港同胞，唯一的人境口岸，是罗湖。毫无例外，金水必定要经过罗湖才能回到家。三十年浪荡在外，一入“家”境，人地生疏，四路茫茫，该坐哪趟车，他知否？

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”况且是自己的兄弟，患难与共的手足，能不远迎吗？不若亲自跑一趟，到口岸去迎呀。

说来见笑，金山县长虽然身为一县的父母官，位高权重，自己的“衙门”离深圳咫尺之遥，又同属一个公署管治。不过，深圳是边防重地，等闲不便自由出入。自从解甲以来，三十年未曾再踏足。

要去容易，但是手续繁复。

并且，一别沧桑三十秋，这金水老弟是高是矮，是肥是瘦啥样子，谁人分得清？听说，深圳近来人山人海，大街小巷除人还是人，大海捞针易，人丛觅亲难！

金山县长手捧家书，临窗凝思。

“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……”银铃般的歌声打断他的思路，一个小姑娘从窗前走过，边走边唱。

老县长从沉思中醒过来：对！小女儿珍珍，不就在深圳海关吗？面前有佛不识拜，有了“地头虫”，还怕找不到人！要是她知道有了叔叔的消息，要多高兴有多高兴哩！

想到这里，他舒眉展目的笑了。

中秋节，金山起个绝早。海关大门还没有开，他已经让女儿珍珠搀扶着，站在火车站东广场，最靠近大门口地方。

珍珠说，所有旅客都要从这个大门口出来，站在这里能最早最快见到叔父。

由于甫开放，人流太多。残破狭小的东广场，确实容纳不下众多的人潮，更多的人群涌向西广场和和平路、建设路。海关和火车站方面，为了能顺利疏导入境旅客，又令翘首盼望久别亲人的同胞，能尽早与亲人团聚，在广场中间，用铁栅栏隔开一条通道，专门让入境旅客使用。这样，人们就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亲人了。

因为珍珠是海关人员，熟头熟路，又穿著制服，扶着一个老人，尽管人潮都十分挤迫，见了他俩都让开点，不敢乱挤，令他们可以直奔大门口。

头天晚上，金山辗转反侧，三十年前的旧事，电影一般在他的脑海中盘旋，在风雨如晦的童年中，他兄弟俩形影不离，同吃苦共患难。可是，战争硬是把他们分离。一晃三十年，如今，金水弟弟是啥样子呢，是强壮还是孱弱，是胖了还是瘦了，是高头大马还是玲珑矮小。任他从记忆里，一寸一寸的过滤着金水的形象，一个完整的金水始终不能入梦来。纵使金水就站在面前，怎么能认出来呢？可别让他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啊！

还是珍珠机灵，她找来一块硬纸板，写上“金水叔父”四个大字。“就是叔叔不识字，还有金龙哥哥呢！”

快乐的小姑娘得意的笑了。

是的，金龙这小子真神，半点不透风哩。金山始终不解。

珍珠高举纸牌，特别显眼。

真的，一个小老头龙龙钟钟的，径直朝纸牌走来，近了，近了……真的，三十年仍然没有“长大”的小个子，又蓬乱又焦黄的头

发，蜡黄的瘦猴脸，浑浊的大眼睛都可以看清了。

金山揉揉发涩的眼睛，踮起脚跟，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小老头越越起起的在人丛中钻来钻去，向自己走来，像一朵随波漂流的浮萍。他本想上前去拉他一把，可是铁栅栏阻隔。虽然只差几步，总觉得比三十年还难熬煎。

他极力想从小老头中寻找少年金水的影子。突然，被铁头大黄蜂螫着似的，一阵揪心的疼痛。真是天作孽！那一刀明明手疾眼快收了回来，难道真的剁了他的右手不成？左盼右盼的盼了三十年，结果还是跟自己一样，吊着个空袖筒子！他下意识的摸摸自己的左袖子，一样是空的。

“我的天，你就不能给我一个完整的弟弟吗！”

兄弟，兄弟，兄弟如手足，手足情深。缺了兄弟，就好象打断了手足。这下子可好了，他残了右手，我缺了左胳膊。

自相残杀哩，这可是好兄弟啊。

金水做梦也想不到，会有人在海关门口来接他。他打算过了关医医肚，然后再打听回家的路径。路在口中，他就不信，找不到生养自己的地方。

他站在台阶上，举目四望，不久就看见了写着自己名字的纸牌。“金水”两个字还认得，至于后面那两个，对不起，没有学会，管他呢。也许就是冲自己来的罢，他本想快步走上去；仔细一看，举牌子的是个小姐，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，自己是带罪之身，可别闯祸哟。“家乡未到，先做新鬼，不值啊。”他再三踟蹰，留神细看，确信整个广场只有一块牌子写着他的名字；最重要的是，他赫然见到，举牌子姑娘的身边，还站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老人，莫非他就是……

“叔叔！金水叔叔！”珍珍从来就不知道，自己有个在香港的

叔父，只听爸爸说过叔叔生死未卜。如今叔父忽然从香港飞回来，真是乐极了。恨不得只站一分钟，就能见到他。她见这个与爸爸年岁相当的人向自己走来，不是叔父还有谁？

金水循声，看见姑娘向他招手，也认定她身旁的人，就是曾经挨了自己一刀的，自己恩重如山的兄长！并且，他还刺心的注意到，如果他确实是哥哥的话，他挂着一个空袖筒子，这缺的左胳膊，肯定是我那一刀作的孽！

“这是欠了他的，除了填命以外，无法偿还的血债啊！”他真想找一个地洞钻进去，永远不让他们看见哩。

“金水，我的好兄弟！你终于回来了！”三十年前的好弟弟真的就在眼前，金山赶紧伸出右手，隔着栏杆，迫不及待要拥抱金水了。

“哥哥，哥哥，哥哥……”金水硬着头皮，豁出去了！

咫尺天涯不相见，云山望断枉相思。相距不过百来里，一别就是三十年的兄弟，相聚在秋日的骄阳下。金山用右手搭着金水的左肩，金水用左手抱着金山的右膀。心贴心，泪双流，还能说什么？世界上所有语言都已显得贫乏，最美好的文字都不能尽情的描述此情此景。

“历尽波劫兄弟在”，不管是喜极而泣，还是有太多的苦水要流，又或是要用泪水去荡涤一切污泥浊水，去洗刷所有的苦衷与忧患，去湔雪冤仇和怨怼。

泪水呀，你就尽情的流吧，流吧。苦难永远不回头。

历史，是现在通往未来的桥梁。

可是，我们还要翻转历史旧的一页……

二

南国的晚秋,虽不是寒气砭骨,毕竟有些凉意。

几经战乱的山川、田野,一片荒凉,村寨茅房,只剩下几块残墙断壁,凋零空寂,满目疮痍。烧成灰烬的荔枝树,半截焦黑的火凤凰,满山遍野仍在冒烟的枯枝败叶,野狗吃剩的猪鸡牛鸭残肢,没有人埋葬的骷髅骨头,失群的孤雁,聒噪的寒鸦,老泪纵横的婆婆,惊慌失措的儿童……只有西山上,一层一层灰褐色的云霞边,镶嵌着一抹淡红色的余晖,为这幅惨痛的图景缀上一丁点儿生机。

人民解放战争的炮火,已经打到南粤大地。穷苦的人们纷纷传言,那庄严、壮丽的五星红旗,已经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升起,并且,很快就要插到南海边来。青天白日旗就要砍掉了。

但是,眼下,灾难还没有结束,硝烟仍在燃烧。枪声还时时惊醒梦中的神魂,明媚的春风还远远没有吹到南疆的山村来。

垂死挣扎的蒋家王朝,还要作最后一跳。仗仍在附近的城里打,乡间也偶有“国军”来抢掠。成连成排的,三五成群的,单人匹马的从没间断过。人们管叫他们做“番瓜勇”。他所过的村寨,牵牛赶猪,烧杀掳掠,偷鸡吊狗,摸瓜摘菜,样样在行。见酒抢到手就喝,能人口的抢来就吃,见东西就往怀里揣,见女人就强奸,这成了他们的功勋。谁作的恶多,谁就被弟兄们称为“英雄”。兵马过处,大地

都发出愤怒的呻吟。

老实巴脚的村民，只知春种秋收，指望一年下来，老婆孩子略能果腹，就心满意足了。谁知几年下来，刚赶跑了灭绝人性的日本狗强盗，黄狗子“番瓜勇”却又更折腾得欢。

听说就快打完仗，成年累月提心吊胆过日子的村民，都暗暗期盼着，那杀人如麻的刀枪，都能打铸成锄头、犁铧。他们都相信，熬过这个冬天，日子也许就好过些了。

上天保佑。

禾苗是心头肉，稻谷是命根子，就连稻草，都是喂牛的好饲料。一粟一谷来之不易。秋风一起，眼看黄澄澄的稻禾，已可开镰收刈，维系全家性命的粮食，有了着落，农家主心骨都落下心头大石。

春种夏耘，秋收冬藏。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，一年辛苦，谁不指望颗粒归仓。眼下，朔风如吼，战乱似粥，早一天收割，多一分保险。只要能动的人，都要到田里去。只要白狗子不进村，他们就会拼命的抢收。

头戴破竹帽，身穿百结衣，腰缠麻草绳的细伢细妹子，亦背上小竹篓，亦步亦趋的跟在大人后面；寻针觅宝似的，捡拾掉到土里的穀穗穀粒。粒粒皆浸透着父兄的血泪和汗水啊。

小家伙们一丝不苟。别小看它一颗颗的穀粒，这可大宝贝着呢，它们都是大人们三耙两犁，又锄又种又耘，历尽艰辛，弯腰曲背，披星戴月，不知浇了多少汗水，才能种出来的。明年一开春，一粒稻穀播下去，可又是一串串的收获哩；就是舂成米煮成饭，吃进小肚子去，也才有力气，去摸鱼、掏雀蛋呀，就是斗牛牛、打群架，竟也多它三两九的力气。尽管他们稚嫩却老成的脸上，涂抹着分不清的污泥和汗水，有的还一边抹鼻涕，一边捏裤头，但是，他们专注的神情，绝不亚于大人们。